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

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

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作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

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

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

外黃富人女甚美

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

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客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

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

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集解張晏曰苦陘漢章帝

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山正義音邢邢州唐昌縣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

頸交

索隱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

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

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

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

集解張晏曰監

門里正

衛也 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躡之

集解徐廣曰一作攝

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  
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  
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  
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竒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索隱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

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

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集解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

集解駙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裴氏廣州記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

集解駙案

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斂出穀以箕斂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

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

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

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

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



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令曰

集解 駟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

集解 徐廣

曰傳音歲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皆為傳

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  
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  
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  
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  
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  
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  
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

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戲音羲出

山驪

又聞諸將為陳王狗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

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

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

城獨介居河北

集解晉灼曰介音憂瓚曰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

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

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

容一端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

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  
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  
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  
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  
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  
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

廩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

集解徐廣曰九月也

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

集解如淳曰廝賤者

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

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草  
驅策而已也索隱杖音丈箠  
音之  
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  
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  
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

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

集解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

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

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

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

石邑

索隱地理志屬常山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人遺李良書不封

集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令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郤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  
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

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  
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

功乃求得趙歇集解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

居信都

集解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

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

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

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

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

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義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

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驥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

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驥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崔浩云嘗

猶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集解  
徐廣

曰三年十月  
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  
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廩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廩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索隱望  
怨責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

索隱案重訓難  
也或云重惜也

乃脫解印

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

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索隱此辭  
出國語

今陳將軍與君

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

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

正義言陳餘如廁還亦  
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

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

雅游

集解韋昭曰雅素也索隱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

譽

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

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

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

在南皮

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即以南皮旁三縣

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集解徐廣曰都代縣

張耳之國陳餘愈

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

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

正義上說音悅

下音式  
銳反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

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

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

與我有舊故

集解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

集解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

集解文穎曰善說星

者甘氏也索隱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

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集解徐廣曰二年十月也

漢王亦還定三秦方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  
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  
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  
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  
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

集解徐廣曰三年十月

斬陳餘泚水上

集解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蘇林音祇晉灼音邨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暗則蘇音為得郭

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

張耳為趙王

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薨謚

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

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

食

集解徐廣曰韞者臂捍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

之

索隱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集解徐廣曰田

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

怒曰吾王孱王也

集解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索

服虔音鉏閏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

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

其指出血

索隱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

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

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

索隱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

令事成

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

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

二里即高

要之置

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

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上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惻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

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

白王不反者乃韃車膠致

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  
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

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

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

集解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案掇亦刺也漢  
書作刺劓張晏云劓灼也說文云燒也應

劓云以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

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集解瓚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夫泄公曰

正義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復輿前

集解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狀人輿以行索隱服虔云音編編

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復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復舉土器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

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

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  
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  
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

集解韋昭曰脰咽也康隱蘇林云脰頸大脈也俗所

謂胡服音戶郎反  
蕭該或音下浪反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

魯元故封為宣平侯

索隱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

得尚於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

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

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

集解駟案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

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

魯元王

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

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

子二人壽為樂昌侯

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

也鄉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

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

南宮侯續張氏

集解駟案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實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

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

索隱葛洪要用字苑

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

索隱有本



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名譽雖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聞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

奪際未  
成釁

史記卷八十九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張耳陳餘列傳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  
客為決絕其夫而改嫁張耳○余有丁曰卒為請決  
乃父客為之注誤李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  
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  
所云則方喪其夫遽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  
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為請決云者父為請之張  
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為季箕帚妾者是也臣照按

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曰逃去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為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支節哉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歛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  
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  
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  
挈為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廁字漢書亦  
有廁字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

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

正義王于放反

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

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

今天下共

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

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

於臨濟

正義故城在潯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

正義它徒多反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

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

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

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今晉

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魏

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



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

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

隱素

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今

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詰滎陽以豹國為郡

集解駟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

太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上黨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義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

北三十里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

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

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

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

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旦日謂明日朝日出時也

旦日日

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

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

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

正義碭唐朗反

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

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

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

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蕭縣今楚

縣今稱公角名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

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

其兵畧定梁地

索隱擅猶專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

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正義滑州河上

漢王三

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

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

正義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臯

正義河南府汜水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

正義為于偽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正義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

之南走陽夏

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

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

籍所敗固陵

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

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

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

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

正義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

從陳以東傳海

集解駟案傳音附正義從

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與齊王

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

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

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

下正義在亳州也

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

正義  
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

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

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

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

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

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自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以

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集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

為臨邛瓚說為是

西至鄭

索隱地理志鄭屬京北正義華州

逢呂后從長安來

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

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正義遺唯季反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

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闕

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正義言魏地濶千里



如席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一作

語也索隱音喋喋猶踐也殺敵踐懷畔逆之意及敗不

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

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

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

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

往蒞醢

何傷  
史記卷九十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為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

今寧陵是○

臣照

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

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

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汜水

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

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

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

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  
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  
也在寧陵縣西十里今按魏咎之封不見於戰國策  
水經注所云公子無咎者疑即魏咎信陵或寧陵之  
誤也

史記卷九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

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

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駟

謂幾近也索隱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

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言布論決

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索隱曹輩也偶類也

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

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

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

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

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正義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

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新安

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

下軍

索隱鄒氏云間音開間謂私也今間音紀蒐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遂得入至

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

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

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

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

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謂責也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

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

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今宋州虞城也

謂

左右曰

索隱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

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  
韋昭曰主舍也索隱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

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  
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  
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  
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  
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板築

集解李奇曰板  
塼板也築杵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

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

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

集解駟案  
騷音掃

渡淮日夜會戰彭

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

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

索隱負猶被  
也以不義被

身其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

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

守徼乘塞

索隱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統邊陸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

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集解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

里迺得羽地索隱紫服度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集解徐廣曰恃一作

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紫漢書作罷音皮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

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  
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  
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  
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  
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  
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  
泄也楚使者在

集解文穎曰  
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

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構成也可

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走音秦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宋州碭山縣數

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

名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正義高祖以布先分為王  
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

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  
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

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

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

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

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

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

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

腐儒

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



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

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集解張晏曰  
欲有所會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衆大夫賁赫

對門

集解徐廣曰賁音  
肥索隱人姓名也

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

廼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

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

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

微

集解駟索一作微

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

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廼赦責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  
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  
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

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集解駟索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河疏河是也索隱尚書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集解駟案往年前  
年同耳使文相避

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

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

尹對曰東取吳

正義荆王劉賈都  
吳蘇州闔閭城也

西取楚

正義楚王劉  
交都徐州下

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索隱案  
太康地

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  
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

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正義古  
州來國

歸重於越身歸

長沙

正義今  
潭州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集解駟案桓譚  
新論曰世有圍

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  
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  
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  
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  
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  
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  
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  
趨作罪者也索隱罪音烏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

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  
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

素隱

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  
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

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故城

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

間集解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

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

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集解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應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敗

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

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反索隱上古外反下持瑞

書作壘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斬音機沛郡蘄城也甄遂瑞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

集解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

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

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

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集解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

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

索隱番陽鄱縣之鄉

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

縣北百五十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貴赫為

期思侯

正義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集解漢書曰將

封者  
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

索隱拔音白  
曷反疾也

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

集解駟案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漢書外戚  
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

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責赫與其  
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

妬曰  
媚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  
上再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責赫見



毀卒致  
無妄

史記卷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臣

照

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顏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

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臣照

按言字疑衍蓋

從上信字訛寫也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時貧無

行不得推擇為吏

集解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寄食

集解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集解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淮陰城北臨淮水

諸母漂

集解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

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末多

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集解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索隱騰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騰下也何必須要作騰下於是信孰

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

一市人皆笑信以為

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

集解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

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

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集解徐廣

曰典容也索隱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  
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集解文頴

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

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

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

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

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  
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  
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

集解晉  
灼曰廢

不收也索隱音於鳩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  
或作叱音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

曰廢  
偃也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嘔

集解駢案音句于反索隱嘔音吁  
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

不能予

集解駢案漢書  
音義曰不忍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  
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索隱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

且三

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

索隱

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索隱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

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

正義漢王從關北出

岐州陳倉縣

定三秦漢二年出關

正義出函谷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

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

正義兵敗散彭城而却退

塞王欣翟王翳亡

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國即絕河關

索隱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

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王盛兵蒲坂塞

臨晉

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信乃益為疑兵

集解駟案

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

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朝邑非也案京北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

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餽渡軍

集解徐廣曰餽一作缶服虔曰以木為器如罌餽以木押縛

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餽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

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

正義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索隱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

也遂降

定魏為河東郡

正義今安邑縣故城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

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

集解徐廣曰音余駟

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馱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庶反

正義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

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

擊趙

索隱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磴是也

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

正義井陘故關在井

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

索隱

喋舊音軟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  
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  
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  
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  
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

集解駟案輕我代我一本

作輕來

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

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正義引兵入井陘狹

道出

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傳

今軍中

使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

趙軍

集解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案謂今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即住仍須隱山自蔽

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單山說文云單蔽也從竹卑聲

誠曰趙見

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

裨將傅飡曰今日破趙會食

集解如淳曰小飯曰飡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

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正義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

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

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

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  
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  
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  
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

索隱如淳云  
效致也晉灼

曰效數也鄭玄注  
禮效猶呈見也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  
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  
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  
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  
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  
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  
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鄣下

集解李奇曰鄣音隴今高邑是

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

索隱

此西河當馮翊也正義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

虜魏王禽夏說關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

索隱褕鄒氏音瑜美也恐滅亡

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褕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褕食

傾耳以待命

者集解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

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

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

集解駟案魏都賦曰肴驛順時

劉逵曰驛酒也索隱劉氏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

故字從

北首燕路

正義首音狩向也

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正義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

正義暴音僕

燕必不敢不

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



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

者擊齊

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懷州有平

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

集解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

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

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

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

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

兵易敗散

正義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

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

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

水陳

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其縣東北至

都昌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

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

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正義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

皆虜

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

書

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

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集解  
徐廣

曰四年  
二月

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

涉往說齊王信

集解張華曰武涉墓  
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曰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

王掌握中數矣

正義數  
色度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

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

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

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集解張晏曰郎

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

欲為竒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

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

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

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

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集解

張晏曰背畔則大貴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

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

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

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

集解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集解張晏曰於成臯

傷臍也臣瓚曰謂君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

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

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

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

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

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

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正義  
鄉音

向齊國在東  
故曰西向也

為百姓請命

正義止楚漢之戰關  
士卒亡故故云請命

則天下

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

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

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

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

集解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

僭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僭石如今受鮫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僭與一斛之餘索隱僭音

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鮫音胎

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

之致螫

正義音適

騏驥之踣躅

集解徐廣曰踣一作躅也

不如駕馬之安

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

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

索隱鄒氏吟音巨陰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

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

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

巫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

因去佯狂也索隱紫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

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

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

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

集解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

廬縣索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冢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

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  
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  
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  
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  
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  
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集解張晏曰狡  
猶猾索隱吳越

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  
東郭遂海內狡兔也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享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

為鉅鹿守

集解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

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

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

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

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

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

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

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

索隱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

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

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

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

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  
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  
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  
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  
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

集解張晏曰以  
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  
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  
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  
壇沉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  
議偽遊  
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

臣照

按風后握

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  
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  
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  
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即顯顯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  
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駘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

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

故韓襄王孽孫也

集解張晏曰孺子為

孽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

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

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

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

翟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

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河南縣也

使張良以韓司

徒降下韓故地

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

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

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

歸及其鋒東嚮

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跋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

氣鋒銳欲東也  
正義跋音岐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

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

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集解徐廣

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  
案漢書曰封為穰侯

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廼令故

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

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

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

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

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頰

川明年春

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駟案漢書曰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

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

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

邊

集解李奇曰  
被音被馬反

匈奴數入晉陽

正義并州

去塞遠請治馬邑

正義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

索隱冒音

墨又音  
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

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

正義潞州

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

集解張晏曰白土縣

名屬上郡曷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

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迨至于離石

正義石州縣

後復破之匈奴復

聚兵樓煩

正義鴈門郡樓煩縣

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

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今媯州

高皇帝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

正義朔州定襄縣是

也上出白登

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姚氏案

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關氏

正義關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關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

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

請令彊弩傅兩矢

外嚮

索隱傳音附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

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

居參合

集解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

之

集解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



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

集解文穎

曰大夫種  
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

胥所以債於吳也

索隱蘇林曰債音奮張晏曰債僵仆也正義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

為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

辭

索隱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踈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盲

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

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

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

集解

駟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漢書功臣表屬榮陵正義滄州縣

嬰為襄城侯

索隱案服虔云縣名功

臣表屬魏都

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集解徐廣曰謚曰壯傳

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集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

朔四年不敬國除

顏當孽孫韓媽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音駟陵之駟索隱音偃又一言反

又休延反並通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

集解徐廣曰名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案博物志字季君也

拜為龍額侯續說後

索隱額五格反

又作額音洛龍額縣名正義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額侯以酎金坐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

龍額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

集解如淳曰親謂父也

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

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

安故咸陽也

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廼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集解

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

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觶望

集解如淳

曰觶音辭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曰觶謂相挾而怨望也韋昭曰觶猶冀也索隱觶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

冀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  
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  
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  
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  
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  
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  
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亡

集解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

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  
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  
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

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  
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  
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  
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  
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  
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  
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

綰孫他之

正義他徒何反

以東胡王降

集解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

也

封為亞谷侯

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

索隱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宛朐曹州縣

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

集解徐廣曰功

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滅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正義言屈已禮之豨不以富貴自尊大

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

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曩丘臣所

正義二人

韓王信將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

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

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  
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  
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  
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  
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  
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  
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

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挿羽飛羽檄之

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挿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未有至者今惟獨邯

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

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

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

將張春于聊城

正義博州縣

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

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昇丘臣其  
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  
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

王集解徐廣曰

都中都

正義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代鴈門

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義蔚州

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  
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勾  
奴豈不哀哉陳稀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  
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  
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  
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  
通顏當歸國龍顏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  
王東胡  
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韓王信盧縮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  
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  
都按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  
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  
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  
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  
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



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潜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盖信都勝徒皆司

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

臣照

按高紀

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  
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  
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

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為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為大者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